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陶靖節集

(三)

陶潛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陶 靖 節 集

(三)

陶 潛 著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集節靖陶

冊三

著潛陶

路南河海上
五雲王 人行發

路南河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刷印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二十年二十二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THE COMPLETE WORK OF T'AO YÜAN MING

BY T'AO TS'EN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3

All Rights Reserved

諸家評陶彙集

自李公煥本靖節集前有總論諸本踵之遞有增錄今彙爲一卷刪其重複又續采數條附於其後其已見本篇者則悉略焉

朱文公語錄曰晉宋人物雖曰尙清高然箇箇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真個能不要此所以高於晉宋人物

又曰作詩須從陶柳門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沖澹之趣不免於局促塵埃無由到古人佳處

又曰陶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某後生見人做得詩好銳意要學遂將淵明詩平仄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詩之法

又曰韋蘇州詩直是自在其氣象近道陶卻是有力量但詩健而意閒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爲之陶欲有爲而不能者也又好名韋則自在

楊龜山語錄曰淵明詩所不可及者沖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所能成也

真西山曰淵明之作宜自爲一編以附於三百篇楚辭之後爲詩之根本準則

各異也。然是所當考。而非其要也。其稱美陶公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其真也。文辭不足以溺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其所以悠然自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風雅以降。詩人之辭。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詠性情。而不累於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此豈小小進退所能窺其際耶。先儒所謂經道之餘。因閒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胡仔茗溪漁隱叢話曰。東坡在潁州時。因歐陽叔弼讀元載傳。歎淵明之絕識。遂作詩云。淵明求縣令。本緣食不足。束帶向督郵。小屈未爲辱。翻然賦歸去。豈不念窮獨。重以五斗米。折腰營口腹。云何元相國。萬鍾不滿欲。胡椒鉢兩多。安用八百斛。以此殺其身。何翅抵鵠玉。往者不可悔。吾其反自燭。淵明隱約栗里柴桑之間。或飯不足也。顏延年送錢二十萬。卽日送酒家。與蓄積不知紀極。至藏胡椒八百斛者。相去遠近。豈直睢陽蘇合彈。與蜣螂糞丸比哉。

東坡曰。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

又曰。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耀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

黃山谷跋淵明詩卷曰。血氣方剛時。讀此詩如嚼枯木。及縣歷世事。知決定無所用智。又云。謝康樂庚義

城之詩。鑪錘之功。不遺餘力。然未能窺彭澤數仞之牆者。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持是以論淵明。亦可以知其關鍵也。

又曰。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爲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爲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說者曰。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不俗。淵明之詩。當與一邱一壑者共之耳。又曰。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耳。淵明不爲詩。寫其胸中之妙耳。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樂天耳。

又曰。鍾嶸評淵明詩。爲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余謂陋哉。斯言豈足以盡之。不若蕭統云。淵明文章不羣。詞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汗隆。孰能如是乎。此言盡之矣。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陶潛謝眺詩。皆平澹有思致。非後來詩人鉅心矚目雕琢者所爲也。老杜云。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紫燕自超詣。翠駁誰剪剔。是也。大抵欲造平淡。當自組麗中來。落其紛華。然後可造平。

淡之境。如此。則陶謝不足進矣。今之人多作拙易詩。而自以爲平澹。識者未嘗不絕倒也。梅聖俞和晏相詩云。因令適性情。稍欲到平澹。苦詞未圓熟。刺口劇菱芡。言到平澹處甚難也。李白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平澹而到天然處則善矣。

陳后山曰。鮑昭之詩。華而不弱。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文耳。

蔡寬夫西清詩話曰。淵明意趣。真古清淡之宗。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也。

休齋曰。人之爲詩。要有野意。語曰。質勝文則野。蓋詩非文不腴。非質不枯。能始腴而終枯。無中邊之殊。意味自長。風人以來。得野意者。淵明而已。

雪浪齋日記曰。爲詩欲詞格清美。當看鮑昭謝靈運。欲渾成。而有正始以來風氣。當看淵明。

劉後村曰。士之生世。鮮不以榮辱得喪。撓敗其天真者。淵明一生。惟在彭澤八十餘日涉世故。餘皆高枕北窗之日。無榮惡乎辱。無得惡乎喪。此其所以爲絕唱而寡和也。二蘇公則不然。方其得意也。爲執政侍從。及其失意也。至下獄過嶺。晚更憂患。於是始有和陶之作。二公雖惓惓於淵明。未知淵明果印可否。又曰。柳子厚之貶。銖銖校量。而自矜其達。每詩未嘗不著此意。是豈真能忘之者哉。亦力勝之耳。惟淵明然榮辱得失之際。銖銖校量。而自矜其達。每詩未嘗不著此意。是豈真能忘之者哉。亦力勝之耳。惟淵明則不然。觀其貧士責子。與其他所作。當憂則憂。當喜則喜。忽然憂樂兩忘。則隨所寓而皆適。未嘗有擇於

其間所謂超世遺物者。要當如是。而後可觀三人之詩。以意逆志。人豈難見。以是論賢不肖之實。何可欺乎。

又曰。所貴於枯淡者。謂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亦何足道。佛言譬如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也。

湯文清公曰。按詩中言本志少。設固窮多。夫惟忍於飢寒之苦。而後能存節義之閑。西山之所以有餓夫也。世士貪榮祿。事豪侈。而高談名義。自方於古之人。余未之信也。

以上李公煥原探總論。

朱子曰。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弟死不葬。爲韓報讎。雖博浪之謀不遂。衡陽之命不延。然卒藉漢滅秦誅項。以摅其憤。然後棄人間事。導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期於八紘九垓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歎息。不知其心胸面目爲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恥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功名事業。不少概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爲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後節概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遼唐林之節。非不若王維。儲光義之詩。非不愴然清遠也。然一失身於新莽祿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爲

後人嗤笑之資耳。

真西山曰。予聞近世之評詩者。淵明之辭甚高。而其旨則出於莊老。康節之辭若卑。而其旨則原於六經。以余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之於詩。有不可掩。如榮木之憂。逝水之歎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淵明之智及此。豈虛玄之士可望耶。雖其遺榮辱。一得喪。真有曠達之風。細玩其辭。時亦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或者徒知羲熙以後。不著年號。爲恥事二姓之驗。而不知其惓惓王室。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爲。故肥遯以自絕。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者弗之察耳。淵明之志若是。又豈毀彝倫而外名教者。所可同日語乎。

何孟春曰。以靖節爲老莊。語出朱子。而真氏爲之辨如此。蓋朱語門人所錄。未可信。靖節人品。未可輕議。吳臨川跋朱子書陶詩亦云。朱子嘗言陶靖節見趣。多是老子。意此直晦庵一時所見如此耳。非遂有所貶也。

陳善捫蝨新語曰。文章以氣韻爲主。氣韻不足。雖有辭藻。要非佳作也。昨讀淵明詩。頗似枯淡。久而有味。東坡晚年極好之。謂李杜不及也。此無他。韻而已。

嚴滄浪詩話曰。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句。如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謝靈

運池塘生春草之類。謝所以不及陶者。康樂之詩精工。淵明之詩質而自然耳。

許彥周詩話曰。陶彭澤詩。顏謝潘陸皆不及者。以其平昔所行之事。賦之於詩。無一點婉辭。所以能爾。黃徹晉溪詩話曰。淵明非愛枯槁。其所以感歎時化推遷者。蓋傷時人之急於聲利也。非畏亂離。其所以愁憤於干戈盜賊者。蓋以王室元元爲懷也。俗士何足以識之。

敖陶孫詩評曰。陶彭澤詩。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鄭厚藝圃折衷曰。陶淵明詩。如逸鶴任風。閒鷗忘海。劉後村詩話曰。陶公如天地間之有醴泉慶雲。是惟無出。出則爲祥瑞。且饒坡公一人和陶可也。

松石軒詩評曰。陶潛之作。如清瀾白鳥。長林麋鹿。雖弗嬰籠絡。可與其潔。而隱顯未齊。厭欣猶滯。直適乎此。而不能忘隘乎彼者耶。

何孟春曰。陶公自三代而下。爲第一流人物。其詩文自兩漢以還。爲第一等作家。惟其胸次高。故其言語妙。而後世慕彼風流。未嘗不欽厥制作。欽厥制作。未嘗不尙論其人之爲伯夷。爲黔婁。爲靈均。子房。孔明也。

以上何孟春陶集錄附及總論所增。

鍾嶸詩品曰。宋徵士陶潛詩。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慤。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歎其質直。至如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爲田家語耶。古今隱逸詩

人之宗也。

蘇東坡曰。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綏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奇趣。每體中不佳。輒取讀。不過一篇。惟恐讀盡。後無以自遺耳。

李獻吉曰。靖節高才豪逸人也。而復善知幾。厥遭廢時。潛龍勿用。然予讀其詩。有俯仰悲慨。玩世肆志之心焉。

李賓之曰。陶詩質厚近古。愈讀而愈見其妙。

王元美藝苑卮言曰。淵明託旨冲澹。其造語有極工者。乃大入思來。琢之使無痕迹耳。後人苦一切深沈。取其形似。謂爲自然。謬以千里。

茅鹿門曰。間讀陶先生所著歸去來辭。併五柳先生傳。千年來共謂古之栖逸者流。而以詩酒自放者也。已而予三復之。及讀詠三良。詠荊軻。與威士不遇賦。其中多嗚咽感慨之旨。予獨疑其晉室之傾。竊欲按張子房故事。以五世相韓故。而行擊博浪沙中者。然子房創謀雖無成。猶藉真人起豐沛。附風雲。稍及依漢以亡秦也。嗟乎。先生獨不偶。故其言曰。一朝長逝後。願言同此歸。又曰。惜哉劍術疎。奇功遂不成。其人雖云沒。千載有餘情。又曰。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屈雄志於戚豎。竟尺土之無及。然則先生豈盼盼然歌詠泉石。沈冥翹藥者而已哉。吾悲其心懸萬里之外。九霄之上。獨憤翮之繫。而蹄之蹶。故不得已。

以詩酒自溺，躑躅徘徊，待盡邱壑焉耳。

劉朝箴曰：靖節非儒非俗，非狂非狷，非風流，非抗執，平淡自得，無事脩飾，皆有天然自得之趣，而飢寒困窮，不以累心，但足其酒，百慮皆空矣。及感遇而爲文詞，則率意任真，略無斧鑿痕，煙火氣，千載之下，誦其文，想其人，便愛慕向往，不能已已。

潛玉曰：靖節先生，孤士也。篇中曰：孤松。曰：孤雲。皆自況語。人但知義熙以後，先生恥事二姓，孤隱於醉石五柳間，而不知義熙以前，雖與鎮軍督郵同塵錯處，而先生之孤自若。故其詩云：自我抱茲獨，俯仰四十年。又云：此士胡獨然。實由罕所同。慨不生炎帝帝魁之世，而賦感士不遇云：擁孤襟以卒歲。謝良價於朝市，蓋合晉宋而發慨也。豈其參軍事，令彭澤，卽云良價哉。顏延年曰：物尙孤生，先生真孤生也。

以上毛晉綠君亭本陶集總評所增。

葉少蘊夢得石林詩話曰：詩品論淵明，以爲出於應璩。此語不知其所據。應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者，與陶詩了不相類。五臣注引文章錄云：曹爽用事，多違法度，璩作此詩以刺在位，意若百分有補於一者。淵明正以脫略世故，超然物外爲意，顧區區在位者，何足概其心哉。且此老何曾有意欲以詩自名，而追取一人而模倣之。此乃當時文士與世進取競進而爭長者所爲，何期此老之淺，蓋蟬之陋也。

蘭莊詩話曰鍾嶸品陶潛詩。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可謂知言矣。而實之中品。其上品十一人。如王粲阮籍輩。顧右於潛耶。論者稱嶸洞悉元理。曲盡雅致。標揚極界。以示法程。自唐而上莫及也。吾獨惑於處潛焉。

林君復通曰。陶淵明無功德及人。而名節與功臣義士等。何耶。蓋顏子以退爲進。寧武子愚不可及之徒歟。

東坡詩話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壘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然吾之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爲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已。必貽俗患。僂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真有其病。而不蚤自知。半世出仕。以貳大患。此所以深愧淵明。欲晚節師範其萬一也。

范元實潛溪詩眼曰。東坡和貧士詩。夷齊恥周粟。高歌誦虞軒。祿產彼何人。能致綺與園。古來辟世士。死灰或餘烟。末路益可羞。朱墨手自研。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不樂乃徑歸。視世嗟獨賢。此言夷齊自信其去。雖武王不能挽之使留。四皓自信其進。雖產祿之聘。亦爲之出。蓋古人無心於功名。信道而進退。故

其名之傳。如死灰之餘燼也。後之君子。既不能以道進退。又不能忘世俗之毀譽。多作文以自名其出處。故曰朱墨手自研。若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蓋無心於名。雖晉末亦仕。合於綺園之出。其去也。亦不待以微罪行。不樂乃徑歸。合於夷齊之去。其進退蓋相似。使其易地。未必不追蹤二子也。東坡作文。工於命意。必超然獨立於衆人之上。非如昔人稱淵明以退爲高耳。

朱子文集曰。淵明詩所以爲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東坡乃篇篇句句。依韻而和之。雖其高才。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

都元敬穆南濠詩話曰。陳後山曰。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文耳。此言非也。如歸園田居云。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東坡謂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如飲酒其一云。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山谷謂類西漢文字。其五云。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王荊公謂詩人以來。無此四句。又如桃花源記云。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唐子西謂造語簡妙。復曰。晉人工造語。而淵明其尤也。後山非無識者。其論陶詩。特見之偶偏。故異於蘇黃諸公耳。

姜白石詩說曰。淵明天資既高。趣詣又遠。故其詩散而莊。澹而腴。斷不容作邯鄲步也。

蔡寬夫詩話曰。淵明詩。唐人絕無知其奧者。唯韋蘇州。白樂天。嘗有效其體之作。而樂天去之亦自遠甚。太和後。風格頓衰。不特不知淵明而已。然薛能鄭谷。乃皆自言師淵明。能詩云。李白終無敵。陶公固不刊。

谷詩云。愛日滿階看古集。只應陶集是吾師。

釋惠洪冷齋夜話曰。東坡嘗云。淵明詩初視若散緩。熟視有奇趣。如曰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簷隙。又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又曰靄靄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顚。大率才高意遠。則所寓得其妙。遂能如此。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不知者疲精力至死不悟。如曰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半夜潮。又曰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又曰深秋籬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皆寒乞相。一覽便盡。初如秀整。熟視無神氣。以其字露也。東坡作對則不然。如曰山中老宿依然在。案上楞嚴已不看之類。更無齟齬之態。細味之。對偶親的。而字不露也。此真得淵明之遺意耳。

郡元敬南濠詩話曰。東坡拈出淵明談理之語有三。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實。皆以爲知道之言。予謂淵明不止於知道。而其妙語亦不止是。如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蓋真有得於道者。非尋常人能蹈其軌轍也。

陳善捫蝨新語曰。山谷嘗云。白樂天。柳子厚。俱效淵明作詩。而惟子厚詩爲近。然以予觀之。子厚語近而氣不近。樂天學近而語不近。子厚氣悽愴。樂天語散緩。各得其一。要於淵明詩未能盡似也。東坡亦嘗和

陶詩百餘篇。自謂不甚愧淵明。然坡詩語亦微傷巧。不若陶語體合自然。要知陶淵明須觀江文通雜體詩中擬淵明作者。方是逼真。

又曰。余每論詩。以陶淵明韓杜諸公。皆爲韻勝。一日見林倅於徑山。夜話及此。林倅曰。詩有格有韻。故自不同。如淵明詩。是其格高。謝靈運池塘春草之句。乃其韻勝也。格高似梅花。韻勝似海棠花。予聽之瞿然。皆有悟。

楊廷秀萬里讀淵明詩。有句云。故文了無改。乃似未見寶貌。同覺神異。舊玩出新妙。

陳伯敷繹曾文章歐冶曰。淵明心存忠義。身處閑逸。情真景真。意真事真。幾於十九首矣。至其工夫精密。而天然無斧鑿痕。又有出於十九首之表者。盛唐諸家風韻皆出此。

宋景濂曰。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雖出於太冲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遠韻。殆有太羹充錫。不假鹽醢。而至味自存者也。

王彝跋臨流賦詩圖曰。陶淵明臨流則賦詩。見山則忘言。殆不可謂見山不賦詩。臨流不忘言。又不可謂見山必忘言。臨流必賦詩。蓋其胸中似與天地同流。其見山臨流。皆其偶然。賦詩忘言。亦其適然。故當時人見其然。淵明亦自言其然。然而爲淵明者。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又何以知其然哉。蓋得諸其胸中而已。